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六十四

小簡

苔水陸通長老

密州

近過蘇臺不得一見而別深爲耿耿專人來辱書且
喜法履清勝某到此旬日郡僻事少足養衰拙然城
中無山水寺宇朴陋僧麤野復求蘇杭湖山之游無
復髣髴矣何日會集慰此牢落唯萬萬自重

又

三瑞堂詩已作了納去惡詩竟何用是家求之如此
其切不敢不作也惠及溫相甚奇此中未嘗識也棗

東坡先生集 卷之二十四
子兩簷不足爲報但此中所有止此耳單君貺必常
相見路中屢有書去久望來書且請附密州遞寄數
字告爲速達此意

又

別後一向冗忙有疎奉問疊辱手教愧悚良深仍審
履茲初涼法體增勝爲慰承開堂未几學者日增吾
師久安閑獨迫於衆意無廼少勞然以濟物爲心應
不計勞逸也未緣奉謁千萬珍重人還布謝

又

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佳然不須以物見遺也

香十八罐却託還之已領其厚意與收留無異實爲
他相識所惠皆不啻故也切爲多致此意

又

且說與姚君勿疑訝只爲自來不受非親舊之餽恐
他人却見怪也元伯昆仲因見各爲致懇乍到未及
奉書

· 荅陳履常

吳中屢得瞻見時以餘弁洗濯蒙鄙別來仰佇日深
通中首辱教尺感服良厚卽日履茲酷暑起居何如
貴眷令子各佳勝披奉杳然臨紙悵惘惟冀爲時調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四
護

又

遠承寄貺詩刻讀之洒然如聞玉音何幸獲此榮觀不獨以見作者之格且足以知風政之多暇而高躅之難繼也輒和光祿庵二絕聊以寄欽羨之懷一笑投之可也所須接骨丹方謹錄呈高密連年旱蝗應副朔方百湏紛然疲繭日俟汰逐企仰仙館如在雲漢矣因風不吝誨字

荅程彞仲

某啓奉別積年因循不修書問每以爲愧適中辱手書勞問甚厚感戴不可言也承以科詔入都跋履之餘起居佳否老兄循道旣久文行愈粹便無終否不振之理更少貶以就繩墨卽當俯拾也未緣披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因鄉人李君行奉啓布問

又

得聖此行得失必且西歸計無緣過我而東武任滿當在來歲冬杪亦無緣及見於京師矣此任滿日舍弟亦解罷當求鄉里一任與之西還近制旣得連任蜀中遂可歸老守死坟墓也心貌衰老不復徃日惟念斗酒隻雞與親舊相從耳星橋別業比來更增葺

東坡先生集卷之六十四
否因便無惜一兩字

與王慶源

陵州遞中辱書及詩如接風論忽不知萬里之遠也
卽日履茲秋暑尊候何似某此粗遣雖有江山風物
之美而新法嚴密風波險惡况味殊不佳退之所謂
居閑食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長苦心
正謂此矣知張丈年來頗窘此事有定分但只以安
健無事多子孫爲樂亦可自遣何時歸休得相從田
里但言此心已馳于瑞草橋之西南矣秋暑更甚以
時珍重

又

高密風土食物稍佳但省租公庫減削索然貧儉始
至值歲饑人豪剽剝劫無虛日凡督捕姦宄五七十
人近始肅然鬪訟頗簡稍葺治園亭居之亦粗可樂
但時登高西南引領卽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
可飲十五銀盞侘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歌
倒戴也

荅金山寶覺禪師

去歲赴官迫於程限不能在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
杳然有不可及之嘆旣渡江遂蒙輕丹見餞復得笑

語一餉之樂慙荷之懷殆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奉書專人至辱教累幅慰喻反復讀之爽然如對妙論仍審比來法履佳勝某此粗遣但未有會見之期臨紙悵然惟萬萬自重至游堂記卽當下筆遞中寄去近有後杞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

荅富道人

承錄示秘方及寄遺藥具感厚意然此事本林下無以遣日聊用適意可也若恃以爲生則爲造物者所惡矣僕方苟祿出仕豈暇爲此謹却馳納且寄之左右異日歸田却咨請感愧之至

荅周開祖

遞中辱書教累幅如接笑語卽日遠想起居住佳勝某此無恙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中旬行相去益遠矣往日相從湖山之景何緣復有別後百事紛紛皆不足道惟令舉逝去令人不復有意於茲世細思此公所以不壽者而不可得不免爲之出涕讀所示祭文紀述略盡其美甚善其窮能入石否亦欲作一首哀詞未暇也當作寄去開祖筆力頗長魏武所謂老而能學唯予與表伯業真難得也寄示山圖欲尋常書本而不可得者新詩清絕輒和兩首取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五
笑浩然亭續和寄去今日大雪與客飲于玉山堂適
遣人往舍弟處遂作此書手冷殊不成字惟冀自重
而已

荅蜀僧幾演

幾演大士蒙惠蟠龍集向已盡讀數冊廼詩廼文筆
力奇健深增歎服僕嘗觀貫休齊己詩尤多凡陋而
遇知得名赫奕如此蓋時文凋弊故使此二僧爲雄
強今吾師老於吟詠精敏豪放而汨沒流俗豈亦有
幸不幸耶然此道固亦淡泊寂寥非以斬人知而鼓
名譽也但鳴一代之風雅而已旣承厚貺聊復奉廣
耳

與人

違去門下已八年愚魯罷殆人事廢絕書疏缺然怠
慢之罪宜在譴絕比承柄用又不以時隨衆修賀蓋
踈懶愧縮日復一日不知復怜恕之否卽日履茲寒
凝台候萬福某去替止數月而貧困難以赴闕相次
乞江浙一郡若幸得之拜見未可期惟冀爲國自重

又

故歲無緣展慶伏惟履茲新春百福來集旬日前辱
教感服眷厚不卽馳荅悚忤何日披奉但有馳

仰

又

浙右之別遂不上問至今想必察其情也特枉書問
慰感兼集比日起居何如涉海恬然繼以題擢衆論
翕然知忠信之可恃名實之相副也雅故之末忻慰
可量

與人

前日使車道繇郡下雖展接顏表殊慰瞻係之懷惟
是禮勞不腆實深愧悚逮茲遠間吏役絆縶未遑奉
書以伸倦倦之情特蒙高明遠貺珍贖披繹數四感
仰交懷初暑微熱切承跋履之余動止佳勝未緣會
集臨紙憎慨

與眉守黎希聲

徐州

傾向已久展奉無由竊計比日履茲酷暑起居住勝
某占籍部中不獲伏俯門下一修桑梓之儀瞻望鈴
齋豈勝懷仰伏冀順時爲民自愛

又

去歲王秀才西歸奉狀必達卽日遠想起居住佳勝承
朝廷俯徇民欲有旨借留雖滯留高步士論未厭而
鄉閭之慶特以自私而已然山水之秀園亭之勝士

東坡先生集卷之六十四
人之衆多食物之便美計公亦自樂之忘歸也某久
去坟墓貪祿忘家念之輒面熱但差使南北不敢自
擇尔何時復得一笑爲樂尚冀爲時自重

又

向自密將赴河中至陳橋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
以兒子娶婦暫留城東景仁園中旦夕自汴東去愈
遠風問可勝悵然坟墓每煩戒敕惟增感噎堂兄欲
葬祖坟爲諸房衆多某旣不敢果决恐衆意難允也
乞知之

荅李才元

竟不再別悵仰殊深厚教承起居佳勝寵惠
奇筆雅制刻荷無已仁者之惠誠足慰彼黎庶然不
知者以爲見教以是搔之呵呵安道舍弟當具道盛
意乍遠萬乞保重卽復顯用以慰士望

與司馬溫公

春末景仁丈自洛還伏辱教賜付以超然雄篇喜忭
累日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隨分紛糾久稽裁謝悚
忤無已超然之作不惟不肖附託以爲寵遂使東方
陋州爲不朽之華事然所以獎予則過矣久不見公
文忽領獨樂園記誦詠不已輒不自揆作一詩聊發

一笑耳彭城佳山水魚蟹爭訟閭然盜賊衰少聊可
藏拙但朋游濶遠又舍弟不久赴任益岑寂矣

荅范蜀公

前日辱書并新詩累幅詞格清美欽味不釋手屬使
者交至紛紛無暇裁謝後時再領手教愧悚無地比
日起居何如末由披奉萬萬以時自重

荅晁美叔

自別兩辱存問荷眷契之厚無以爲喻日欲裁謝而
拙鈍放懶因循至今計明哲雅量不深譴過而自訟
亦久矣卽日不審尊履何如某此無恙但奉行新政
多不如法勘劾相尋日瑛汰遣耳若得放歸過淮
遂侯見未間爲國自重

又

向承出按淮甸不卽具賀幅者以吾兄素性亮直而
此職多有可愧者計非所樂耳然仁者於此時力行
寬大之政少紓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小此中常
賦之外徵歛雜出而鹽禁繁密急於兵火民旣無告
吏亦僅且免罪益苟簡矣向聞吾兄議論頗與時輩
不合今茲躬履其事必有可觀者矣令兄佳士久淹
諸君亦自知之

東坡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與蒲廷淵

河中永洛出棗道家所貴事見真誥唐有道士侯道華嘗得無核者三食之後竟竊鄧太主藥上昇君到彼試求之但恐得之不偶然非力求所能致耳

與滕達道

示諭宜甫憂遇於傳無有某聞見不廣何足以質然冷煖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爲證也自聞此事而士大夫多異論意謂中途必一見得叅扣竟不果此意衆生流浪火宅纏繞愛賊故爲饑火所燒然其間自有燒不着處一念清淨便不服食亦理之常

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強使食猶其方食不可強使之不食也此間何必生異論乎願公以食爲旦暮以仕不仕爲寒暑此外默而識之若以不食爲勝鮮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几矣偶蒙下問輒此奉廣而已不罪不罪

又

欲面見一言者蓋爲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繆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踈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嘵嘵不已

則憂患愈深公此行尚深示知非靜退之意但以老
病衰晚舊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獲一
對公之至意無乃出於此乎輒恃深眷信筆直突千
萬恕之

與晁君成

苦寒審尊履佳勝新文極爲清妙久不見之甚慰喜
莊子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古語以疑爲似耳如易陰
疑於陽世俗不知乃改作疑不敢不告人還草草

與黃魯直

晁君寄騷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才耶然有少意

魯直一以已意微感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余
滋爲奇怪蓋出於不得已耳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
可直云尔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友
講和之語乃宜不知公爲然否

與范子豐

伏審子豐南宮殊捷慶忭可量卽日想已唱第必在
高等期集之暇起居住勝某更六七日沂汴愈遠左
右臨書悵然惟祈慎重別膺亨寵

又

小事拜聞欲乞東南一郡聞四明明年四月成資尚

未除人託爲問看回書一報前所託殊不蒙留意恐
非久東南遂請愈難望矣無乃求脩之過乎然亦慎
不可汎愛輕取也人還且略示諭

又

近專人奉狀達否卽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局事漸
清間否某幸無恙水旱相繼流亡盜賊漸起決口未
塞河水日增勞苦紛紛何時定乎近乞四明不知可
得否不尔但得江淮間一小郡皆所樂更不敢有擇
也子豐能爲一言於諸公間乎試留意人還仍乞一
報幸甚奉見無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稍不通問伏想起居佳勝侍郎丈必在郊外過夏台
候必更康安某此與幼賤累如常八月九月間秋水
旣過彭城城下撤脩高麗使已還四明可以易守當
更理前請也會合杳未有涯萬萬自重

又

南方夏熱殊非中原之比入秋稍得清涼然夏田旱
損七八塩法更變課人不登雖閑局不免以此爲累
目余粗如常也子中子老頃在左右今已赴官未何
時忝候北望不勝馳情

又

新珠想日長進愛婿無恙甚望丈人高等待乞利市也納銀一笏託用買圓熟珠子三千枚少錢若那出便納上婚嫁所須不可柰何甚非情願幸留意承問似舛頗長成每日作詩讀史但蒙拙少訓督耳內孫想益聰淑諸郎娘各計安也

荅王慶源

久以官冗不暇上問忽辱手訊喜知車從已達輦下起居住勝卽日南宮必勝出矣淪屈已久必遂了欣賀良深來書謙抑過當四方赴者甚衆豈獨吾

元昆勸駕良合事宜恨此拘繫無緣於東華門外奉接京師一別二十余年豈惟吾儕衰老可嘆至於都城風物事體索然無復往時矣東南守官極可樂而民間感迫不聊生懷抱殊不佳深願源慶了當后千萬一來相從數月少慰平生幸勿以他事爲辭至懇至懇

與參寥

別來思企不可言每至逍遙堂未嘗不悵然也爲書勤勤不忘如此仍審比來法體康佳感服兼至三詩皆清妙讀之不釋手且和一篇爲荅所要真贊尚未

東坡先生集卷之五十四 十三
作來人又不敢久留甚愧知且伴太虛爲湯泉之游
甚善甚善其開春乞江浙一郡候見去處當以書
約也要墨納兩笏皆佳品也余惟爲法自重適有數
客遠來相看陪節少暇奉啓不盡意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六十五

小簡

與文與可

徐州

與可抱才不試循道彌久尚未聞大用公議不厭計
當在卽然廊廟間誰爲卹公議者乎老兄旣不計較
但乍失爲郡之樂而有桂玉之困又却不見使者觜
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當也彭門無事甚可樂但未
知今夏得免水患否子由頻得書甚安示諭秋冬過
親甚幸甚幸令嗣昆仲各計安勝爲樂想皆成就矣

又

東坡先生集卷之六十五
離浙中已四年向亦有少浙物久已分散零落矣有藥玉舡兩隻獻上恰好吻酌不通客矣呵呵杭州故人頗多致之不難當續營之但恐得後不肯將盛作見借也

又

近屢於相識處見與可近作墨竹惟劣弟只得一竿未說字說潤筆只到處作記作贊僞員火下亦合剽得幾紙專令此人去請幸毋久秘不爾不惟到處盡題云與可筆亦當執所惠絕句過狀索二百五十疋也呵呵

與鮮于子駿

久不奉狀方深愧悚逋中伏辱手教并新文石刻等疾讀喜快無量卽辰起居住否公文學德度宜在朝廷久此遠外何也然聞一路蒙被仁政不爾吏民皆在倒懸中也况鄉井坟墓在焉計居之甚以爲樂某到郡止一年諸况粗遣歲凶民貧力所無如之何者多矣然在已者未嘗敢行所愧也如此而已矣忝厚眷故及未緣瞻奉惟祈以時自重

又

忝厚眷不敢用啓狀必不深訝所惠詩文皆蕭然有

東坡先生集 卷之六十五
遠古風味然此風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則踈矣但時獨於閑處開看未嘗以示人蓋知愛之者絕少也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却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爲節頗壯觀也寫呈取笑

又

故人劉格字道純故友劉恕道原之親弟讀書強記辯博文詞粲然可觀而立節強鯁吏事亦健君實頗知之餘人未識也欲告子駿與一差遣收置門下公若可以踏逐辟召幸先之敢保稱職也旦夕歸南康軍待闕公若有以處之他必願就也某非私之也爲時惜才也

與何正通教授

忝命假守出於獎庇禮當請謝以衰疾疲曳不給於力愧悚無已乍熱起居住勝登州迫遽不果告别益增仰戀

又

辱書承起居住勝鄉校淹留然使徐之士子識文章

東坡先生集 卷之五十五 三
瑰瑋之氣非小補也某又復西上紛紛無補甚愧朋
友矣

又

張聖途來稍聞動止爲慰退之所難乃見今之大匠
傍觀媿汗深矣行役匆匆不盡區區

與歐陽仲純

去歲城東屢獲陪從蒙益旣多樂亦無量旣別日苦
賤事不克馳問慙負不可言卽日起居何如見報除
審簿信否殊不知卽日從者所在徒有依詠某蒙庇
粗遣彭門本無一事足以藏拙河水一至事無不

中間幾殆者數矣必亦聞之今方稍安而夏秋之患
未可量蓋命窮所至感召此何時復得一笑之樂也
近詩數首聊以破顏餘寒萬萬以時自重

又

伯仲叔弼昆仲各計安勝楊慘行遠未及拜書乞道
下懇子由在南都時得書無恙彭城最處下流水患
甲於東北奏乞錢與夫爲夏秋之脩數章皆不報曹
柯若可塞固大善不尔倉卒之間不免調急夫使係
省錢豈暇復稟命乎所費必多而爲脩不如先事之
精也人微言輕信命而已仲純知我之深者聊復及

之

又

去春寄舍國門屢承臨顧喜慰無量別來逾年奔走俗狀未嘗通問瞻企徒深卽日履此煩暑起居何如眷愛各安否傳聞車馬已到宛丘相去甚近書問自此可時相及矣千萬順時珍重

又

崔度者頃年在陳與之甚熟今作過海之行妻子仍在陳學幸略與垂顧

又

伯仲兄聞監西岸已視事未叔弼近託孫元忠附書李嘿今安在因風無惜惠問宛丘誰與往還有可與語者否

荅周開祖

湖州

別久思渴不言可知一路候問來耗忽辱書教喜慰良深乍寒起居住勝承脫湖北之行而得樂清正如舍魚而取熊掌甚可賀也某忝命甚便其私卽遂面話此不盡懷

又

長篇竒妙無狀每蒙存錄如此之厚但賜多而報寡

故人知其慙拙必不罪也今輒和一首少謝不敏且
資一笑惠及海味琛感來人遽還未有以報但愧作
無窮到郡不見令舉此恨何極嘗冀其殯不覺一慟
有刻石必見之更不錄呈有幹一一示及李無悔近
見方留此旬餘亦許秋涼再過也

答呂熙道

平時企詠賢者獨恨隔濶耳既至治下謂當朝夕繼
見而病與人事奪之又迫於行忽遽捨去可勝嘆
別來方欲上問先辱手教益增悚忤此日起居何
後會未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南都佳半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
弟朴訥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
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慶有幹
不外

答范純夫

向者深望軒從一來而還領手示知徑赴治實增悵
惘比日起居住勝日對五老想有佳思此間湖山信
美而衰病不堪煩但有歸蜀之興耳未由會集千萬
以時自愛

與通甫

昨日特蒙不外鄙拙袖出盛文相示辭贍格老覽之
令人靡靡忘倦非大手筆未易至此受教良多不敢
擅爲巾笥之藏謹令人歸納文府伏乞視至未審從
人何日成行亦須示諭

與孫子思

奉別未幾思企已深比日起居住勝聞軒從及境卽
遂披對豈勝慰喜

又

事冗有疏上謁思企之深不審起居佳否來日輒

選從者同憲車議少事本欲躬詣爲公擇見訪不果
幸賜臨顧

又

屢辱垂訪尚稽走謁經宿起居住否借示諸刻一清
心目又足見雅尚之不凡也謹却馳納

又

過辱枉顧知事務冗迫不敢久留語紙軸納去餘空
紙兩幅留與五百年後人跋尾也呵呵耕叟時亦佳

又

疊辱車騎往謝甚踈惟故人深照不以爲禮也經宿

尊侯佳勝書四紙并藥方馳上方須面授其秘也并硯不一一

又

近辱軒從雖屢接奉旣別思仰無窮人事衮衮未遑上問先枉寵訊伏審起居佳勝感慰兼深仲通來知在府中計與子由輩游從甚樂未緣再會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比來新詩必多無緣借觀豈勝渴仰示諭諸公處政不出力但恐言輕不能有益耳

與程得聖秘教

近省榜到郡首承高過歡慰可量沉困累年行業充富鄉曲榮耀交游喜快甚休甚休春氣暄和奉訊卽日起居安勝御試必更在高等盤桓都下爲况何如惟順時珍愛

又

某去秋因鄉人自高密過此託致手書不知達否奉違累歲無緣一接談笑傾仰殊甚榜中鄉人所識惟吾兄一人其餘豈盡新俊耶車馬必稍留都下因風無惜惠問

與人

託庇隣封每荷存記特辱榮訊愧汗可量卽辰履茲
霜候起居佳勝未緣忝見惟日瞻企尚冀以時珍惠
區區

與朱康叔

黃州

武昌轉到手教繼辱專使辱簡感服併深比日尊體
佳勝節物清和江山秀美府事整辦日有勝游恨不
得陪從耳雙壺珍貺一洗旅愁幸甚

又

佳果收藏有法可愛可愛拙疾乍到不諳土風所致
今已復常矣子由尚未到不出使寸步千里也未由
展奉萬冀以時自重

又

專使至復領手教契愛愈厚可量感服仍審比日起
居佳勝爲慰舍弟已陪賤累到此平安皆出餘庇不
煩念及珍惠雙壺遂與子由累醉公之德也隆暑萬
萬以時自重行膺殊用人還且謝

又

令子歸侍左右日有庭闈之樂恨未際見不敢輒奉
書近見提舉司薦章稍慰輿議可喜可喜作墨竹人

近爲少閑暇俟宛轉求得當續致之呵呵酒極醇醪
必是故人特遣下廳也

又

近奉書并舍弟書想必達胡掾至領手教具審起居
佳勝兼承以舍弟及賤累至特有厚貺羊麪酒果一
一奉領能但有慚忤舍弟離此數日來教尋附洪州
通與之

又

胡掾與語如公之言佳士佳士渠方寄家齊安時得
與之相見也令子必且盤桓侍丁中前示諭姻親事
可留示年月日恐求親者欲知之造次造次

又

郭寺丞一書乞指揮送與其人甚有文雅必蒙青顧
也聞其墜馬傷手不至甚乎

又

近附黃岡縣通拜書必達專人過此領手教具審起
居住勝淒冷此歲行盡會合何時以增悵然惟祈善
保

又

示諭親情事專在下懷然此中殊少士族若有所得

當立上聞也。寫字俟少閑續納上墨竹。如可尊意當取致左右。畫者在此不遠必可求也。呵呵。

又

門名久思未獲佳者。更乞詳示門之所向。及側近故事迹。爲幸。董義夫相聚多日。甚懽。未嘗一日不談笑也。舊好誦陶淵歸去來。嘗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謹作小楷一本寄上。却承爲書拋擲之謂也。亦請錄一本與郭光弼爲病勸。不及別作書也。數日前飲醉後作得頑石亂篠一紙。私甚惜之。念公篤好。故以奉獻。幸檢至。

又

近王寮推至辱書。承起居住。勝方欲裁謝。又枉教勤益增感愧。數日來偶傷風。百事皆廢。今日微減。尚未有力。區區之懷。未能盡也。乍暄。惟冀以時珍攝。

又

令子必在左右。計安勝不敢奉書。舍弟已到。官傳聞筠州大水。城內丈餘。不知虛的也。屏贊研銘無用之物。公好事之過。不敢不寫裝成送去。乞一覽。少事不

免上千闡有潘原秀才以買僕事被禁是潘正名買僕某與其兄潘丙解元至熟最有文行原自是佳士有舉業望賜全庇暑月得早出爲此人父母皆篤老聞之憂恐萬端公以仁孝名世能哀之某持舊干瀆不敢逃罪

又

張質夫求琵琶詞不敢不寄呈安行言有一旣濟鼎樣在公處若鑄造時幸一見爲作一枚不用甚大者不罪不罪前日人還魯附古本叢竹兩紙必已到今已寫得經藏碑附上令子推官待下計安勝何日赴任未敢拜書也

與樂推官

疊辱臨訪欲少款奉多事因循繼以臥病愧負深矣數日起居住否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尚冀保練慰此區區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六十五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六十六

小簡

黃州

答李昭玘

無便久不奉書王子中來且出所惠書益知動止之
詳爲慰無量比日尊體何如旣拜賜雪堂新詩又獲
觀負日軒諸詩文耳目眩駭不能窺其淺深矣老病
廢學已久而此心猶在觀足下新製及魯直無咎明
略等諸人唱和於拙者便可格筆不復措詞近有李
豸者陽翟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墨瀾翻已有漂沙走
石之勢嘗識之否子中殊長進皆左右之賜也何時

一笑未間惟與萬萬自重

與司馬溫公

謫居窮陋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審邇日寢食何如某以愚昧獲罪咎自己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爲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某思之不啻芒背耳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烟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上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顧亦布褐藜藿而已瞻晤無期臨書惘然伏乞以時善加調護

荅范蜀公

李成伯長官至辱書承起居住勝甚慰馳仰新居已成池圃勝絕朋舊子舍皆在人間之樂復有過此者乎某凡百粗遣春夏間多患瘡及赤目杜門謝客而傳者遽云物故以爲左右憂聞李長官說以爲一笑平生所得毀譽殆皆此類也何時獲奉几杖臨書惘惘

又

蒙示諭欲爲卜鄰此平生之至願也寄身甬水之側旦夕聞道又况添姻戚之末而風物之美足以終老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數百千已令兒子持往荆渚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買一小莊子矣恨聞命之後然京師尚有少房緒若
果許爲指揮從者幹當買此業可得八百餘千不識
可納左右否所賜手書小字如芒知公日益明此大
慶也某早衰多病近日亦能屏去百事淡泊自持亦
便佳健異日必能陪從也

又

承別紙示諭麴蘖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
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間所以救者小子何人
固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爲城池操詩書以爲干
楯則舟中之人盡爲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
負所在願公燕坐靜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
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
復何依雖黃面瞿曇亦須歛衽而況學之者耶聊復
信筆以娛公千里一笑而已

又

顛仆罪戾世所鄙遠而丈獨收錄欲令撰先府君墓
碑至爲榮幸復何可否之間而不肖平生不作墓誌
及碑者非特執守私意盖有先戒也反覆計慮愧汗
而已仁明洞照必深識其意所賜五體書謹爲子孫
之藏幸甚幸甚無緣躬伏門下道所以然者皇恐之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三
至

答言上人

去歲吳興倉卒爲別至今耿耿譴居窮陋往還斷盡
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忤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扎翰
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
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
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夫真與武林舊游未易議
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答通禪師

謫居窮僻懶且無便書問曠絕故人不遺兩辱手教

具審比來法體甚輕安感慰深至僕晚聞道照物不
明陷於吏議愧我道友所幸聖恩寬大不卽誅極想
亦大善知識法力冥助也祿廩旣絕因而布衣蔬食
於窮苦寂淡之中却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晚節微福
兩書開論周至常置坐右也未緣展謁萬萬以時自
重

答道源秘教

謫居窮陋首見故人釋然無復有流落之歎衰病奇
拙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爲意者誰肯
辱與往還每惟此意何時可忘別來又復初夏思企

東坡先生集卷之六
四
不可言遠想卽日尊候佳勝兩辱手書懶不卽答計
已獲罪左右然惟故人能知其性氣蓋懶作書者有
素矣中實無他也更望寬之知到官又復對換想高
懷處之無適而不可江令竟不肯少留健決非庸人
所及也無由面見以時自重

與王慶源

竄逐以來日欲作書爲問舊旣懶惰加以閑廢百事
不舉但慚忤而已卽日體中何如眷愛各佳某幼累
並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
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
天扁舟草屨放浪山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
如山不復答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免
憂近文郎行寄紙筆與叢郎到甚遲也未緣會面惟
萬萬自愛

答李寺丞

久別渴詠逋中辱書且審起居清勝至慰至慰某謫
居粗遣廢棄之人每自嫌鄙况於他人君獨收卹有
加平素風義之厚足以愧激頽靡也未緣會見萬萬
以時自愛

又

東坡先生集卷之六十五
遠蒙分輟清俸二千極愧厚意然長者清貧僕所知也此不敢請又重違至意輒請至年終來春卽納上感愧不可言也僕雖遭憂患狼狽然譬如當初不及第卽諸事易了荷憂念之深故以解懸慮

與陳季常

近因往螺師店看田旣至境上潘尉與龐醫來相會因視臂腫云非風氣乃藥食毒也非鍼去之恐作瘡乃已遂相率往麻橋龐家住數日鍼療尋如其言得愈矣歸家領所惠書及藥併荷憂愛之深至仍審來起居住安曾青老翁須傳燈錄皆已領一一感

五代史亦收得所看田乃不甚佳且罷之蘄水溪山乃尔秀邃耶龐醫熟接之乃奇士知新屋近撰本草

爾雅

謂一物而多名也

見劉頌且說深欲走觀近得公擇書

云四月中乃到此想季常亦未遽北行當與之偕往耳非久太守處借人遣賁家傳去別細奉書

又

柴炭已領感忤感忤東坡昨日立木殊耽耽也

又

王家人力來及專人併獲二緘及承雄篇贊詠異慶證成仙果甚喜幸也某雖竊食靈芝而君爲國鑄造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六
藥力縱在君前陰功必在君後也呵呵但累書聽流言以誣平人不得無折損也懸弧之日請一書示諭當作賀詩切祝切祝比日起居住否何日決可一游郡城企望日深矣臨臯雖有一室可憇從者但西日可畏承天極相近或門前一大舸亦可居到後相度未間萬萬以時自重

又

欲借易家文字及史記索隱正義如許告季常爲帶來季常未嘗爲王公屈今乃特欲爲我入州州中士大夫聞之聳然使不肖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春羣但不惜不須更爲遺恨也

又

鄭巡檢到領手誨具審到家尊履康勝羈孤結戀之懷至今未平也數日前率然與道源過江游寒溪西山奇勝殆過於所聞獨以坐無狂先生爲深憾耳呵呵示諭武昌田曲盡利害非老成人吾豈得聞此送還人諸物已領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出想秋末相見必得拜呈也近得李長吉二詩錄去幸秘之目疾必已差茂木清陰日可愈此餘惟萬萬順時自重

又

示諭武昌一策不勞營爲坐減半費此真上策也然
某所慮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飾云擅去安置所而
居於別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雖復往來無常然多
言者何所不至若大需之后恩旨稍寬或可圖此更
希爲深慮之仍且密之爲上

又

稍不奉書渴仰殊深辱書承起居住勝新居漸畢工
甚慰相望數日得君字韻詩茫然不知醉中拜書道
何等語也老媳婦云一絕乞秀英君大爲愧悚真所

謂醉時是醒時語也蒙不深罪甚幸雖知來篇非實
語猶且收庶幾萬一莫更要寫脊記否呵呵柳簿
云某奉誦者不知得之於誰安有此理來書雄冠之
語亦無人見但因荅柳二書云陳季常要寫脊記欲
與寫云文武家寮常居祿位亦如與季常書作戲耳
何名爲訝哉想公必不以介意不答最妙日夜望季
常入州但可惜公擇將至若不爭數日而吾三人者
不一相聚劇飲數日爲可惜耳有人往舒五七日必
回可見其的若不來續以書布聞茶白更留作樣凡
日日近新閱甚多篇篇皆奇遲公來此口以傳授餘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惟萬萬自愛

又

疊辱來貺且喜尊體已全康復然不受盡言遂欲聞公何也公養生之效歲有成績今又示病彌月雖使臯陶聽之未易平反公之養生正如小子之圓覺可謂害脚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也至禱

又

孫巨源之侄甚佳士兼甚仰盛德云當去請見某告以季常不蓄烏巾十餘年矣又不欲便裹帽奉謁他必自去見公也鎮中得一好官人亦非細事叔亶書已附去西方多事此君却了得莫遂奮起否見報趙二罷相州取勘他稱病乞不下獄不知爲何事私甚憂之公聞其詳否又報書亶乞郡閑知之

答吳子野

濟南境上爲別便至今矣其間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專人來忽得書且喜居鄉安穩尊體康健某到黃已一年半處窮約故是夙昔所能比來又加便習自惟罪大罰輕餘生所得君父之賜也躬耕漁樵真有餘樂承故人千里問訊憂卹之深故詳言之何時會合臨紙惘惘

又

承三年廬墓塋事誠盡又以餘力葺治園亭教養子弟此皆古人之事業所望於子野也復覽諸公詩文益增愧歎介夫素不識之筆力乃爾竒逸耶僕所恨近日不復作詩文無緣少述高致但夢想其處而已子由不住得書無恙寄示墓誌及諸刻琬感廬直講一帖不類近世筆迹可愛可愛近日始解畏口慎事雖已遲猶勝不悛也奉寄書簡且告勿入石至懇至懇

又

寄惠建茗數品皆佳絕彼土自難得更蒙輟惠慚悚慚悚沙魚赤鯉皆珍物感忤不可言扶劣膏不識其爲何物但琬藏之莫測所用因書幸詳以示諭也近有李名者畫山水新有名頗用墨不俗輒求得一橫卷甚長可用大床繞屏附來人納上江郡乃無一物爲回信慙悚之至兒子無恙承問及

又

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復有處世意復一覽其詩爲涕下也黃州風物可樂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上俯臨斷岸几席之下卽是風濤掀天對岸卽武昌

諸山時時扁舟獨往君子野北行能迂路一兩程卽可相見也

與李公擇

秋已佳哉想有以爲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矣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言何物狀如羊脂而堅盛竹筒中公識此物否味其名必佳也若識此當詳以示乃可分去或問習南海者子由近作栖賢堂記讀之慘惻覺崩崖飛瀑逼人寒栗

又

知治行窘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鄙吝且出之不得已也然自論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住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又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尔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

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必不尔出於相愛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尔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荅湖守刁景純

因循不奉書不覺歲月乃尔久耶過辱不遺遠賜存問感激不可言也比日切惟鎮撫多暇起居勝常興與風物夢想見之嘯咏之樂恨不得相陪聞風謠然足慰所望夏暄萬萬自重

又

舊時過頰鐫刻及墨竹橋字併蒙寄惠感愧交集興自晉以來賢守風流相望而不肖獨以罪去垢汚溪山景純相愛之深特與洗飾此意何可忘耶在郡雖不久亦作詩數十首久皆忘之獨憶四首錄呈爲一笑耘老病而貧必賜清顧幸甚

荅李方叔

久不奉書問爲愧逖中辱手書勞勩益厚無狀何以致足下拳拳之不忘如此比日起居何如今歲暑毒十倍常年雨晝夜不止者十餘日門外天水相接今

雖已晴下涂上蒸病夫氣息而已想足下閉門著述
自有樂事聞從諸英唱和談論此人可羨也何時得
會合惟萬萬自量

又

秋賦時不審已從吉未若可下文字須望鼎甲之捷
也姪婿王適子立近過此往彭城取解或場屋相見
其人可與講論詞學德性皆過人也其弟名適字子
敏亦不相遠承問及兒子屬令幹事未及奉書王文
甫已與簡令馳前所留奉納矣暑中既不飲酒無
作字時有一二輒爲人取去無以塞好事之意亦不

願足下如此癖好也近獲一鏡銅色漆黑光明冷徹
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楊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
虎備之字體雜篆隸真漢時字也白楊不知所在豈
南陽白水楊乎如字應作而字便耳左月右日皆未
甚曉更閑爲考之

荅蘇子平先輩

遠別滋久思詠不忘中間累辱書教久不荅知罪知
罪遠煩專使手書勞問且審比日起居安佳感慰殊
甚書詞華潤字法精美以見窮居篤學日有得也某
凡百粗遣厄困旣久遂能安之昔時浮念雜好掃地

盡矣何日會合慰此惘惘

又

遠煩遣僕手書足矣更蒙厚惠足下困約中何力致此愧灼不可言也一一依數領訖感忤而已兒子令往荆南幹少事未還還卽令荅教也所要先文哀詞去歲因夢見作一篇無便寄去今以奉呈無令不相知者見若入石則切不可也至祝至祝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六十六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六十七

小簡

黃州

與蔡景繁

自聞車出使私幸得託迹部中欲少布區區又念以重罪廢斥不敢復自比數於士友間但愧縮而已豈意仁人矜憫尚賜記錄手書存問不替疇昔感悚不可言也比日履茲煩暑尊體何如無緣少奉教誨臨書悵惘尚冀以時保頤少慰拳拳

又

近奉書想必達比日不審履茲隆暑尊體何如某臥

病半年終未清快近復以風毒攻右目幾至失明信
是罪重責輕召災未已杜門齋僧百想灰滅登覽游
從之適一切罷矣知愛之深輒以布聞何日少獲瞻
望前塵惟萬萬爲時自重

又

某謫居幽陋每辱存問漂落之餘持以少安今者又
遂一見慰幸多矣衝波薄寒起居何如區區之素卽
獲面旣

又

頒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

晚卽面呈

又

違濶數日悽戀不去心切惟顧愛之厚想時亦反顧
也比來跋履之暇起居何如某蒙庇如昨度公能復
來當在明年秋矣某杜門謝客以寂默爲樂耳乍遠
萬乞爲國保重

又

凡百如常至后杜門壁觀雖妻子無幾見况他人乎
然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想聞之一拊掌也惠及
人參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游東海縣一帆可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到聞亦奇瑋曩恨不一往也公常往否大篇或可追賦果寄示幸甚幸甚

又

前月親見許少張暴卒數日間又聞董義夫化去人命脆促真在呼吸間耶益令人厭薄世故也少張徒步奔喪死之日囊橐磬然殆無以歛其弟麻城令允貧云無寸壠可歸想公聞之悽惻也料朝廷亦憐之如公言重可爲一言否輒此僭言不深譴否

又

特承寄惠奇篇伏讀驚咤李太白自言名章俊語終

繹間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藏笥中爲不肖光寵異日當奉呈也坐廢以來不惟人嫌私亦自鄙不謂公顧待如此當何以爲報冬至後便杜門謝客齋居小室氣味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勞以增永嘆春間行部若果至此當有少要事面聞近見一僧甚異其所得深遠矣非書所能一一

又

承愛女微疾今必已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雖無可憂之狀而無慘甚矣臨臯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虛敞便夏蒙賜不淺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

東坡先生外集 卷之六 三
常携家一游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渡索涼州凜
然有兵車鉄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若果
游此當有新篇果尔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又

近專人還奉狀必達忽復中夏永日度門無如思渴
仰何不審履茲薄熱起居何似向須盡扇比已絶筆
昨日忽飲數酌醉甚正如公傳舍中見飲時狀也不
覺書畫十扇皆遍筆迹粗畧大不佳真壞却也適會
人便寄去爲一笑耳

又

黃陂新令李顓到未幾其聲藹然與之語格韻殊高
比來所見縱小有才多俗吏儔輩如此人殆難得公
好人物故輒不自外耳近葺小屋強名南堂暑月少
舒蒙德殊厚小詩五絶乞不示人

又

辱書伏承尊體佳勝驚聞愛女遽棄左右切惟悲悼
之切痛割難堪奈何奈何情愛着人如繭膠油膩急
手解雪尚爲沾染若又反復尋繹便纏繞人矣區區
願公深照一付維摩莊周令處置爲佳也劣弟久病
終未甚情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有書驚問真爾猶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不卹况謾傳耶無由面談爲耿耿耳何時當復迎謁
未間惟萬萬爲國自重

又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無
分毫在者足明憂喜浮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
之經平日妄念雜好掃地盡矣公比來諸况何如刻
刷之來不少勞乎思渴之至非筆墨所能盡也

又

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寫板上也閣名亦思之
未有佳者蔡謨蔡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
仰比公家不知可否徐秀才前曾面聞留此書令讀
見此人有心膽重氣義試收錄之異日或有用也公
許密石研若有餘者可輒卽付徐可也

與吳子野

少時在冊府嘗及接見先侍講下風死生契濶俯仰
一世乃與君相遇江湖感歎不已辱訪山中殊不盡
款意數日起居住否以拙疾畏風不果上謁解去漸
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令子秀才辱長牋之賜辭曰清婉家法凜然欽味不

已老拙何以爲謝但有愧負

與幾道宣義

久放江湖務自屏遠書問之廢無足深訝比日侍奉之暇起居何如某凡百如舊向者以公擇在舒時蒙相過旣去索然無復往還每思檻泉之遊宛在目前聞河決陽武歷下得無有曩日之患乎得暇遣數字慰此窮獨

與江惇李秀才

罪廢屏居忽辱示問累幅粲然覽之茫然自失比日侍奉外起居無恙僕雖晚生猶及見君之王父也
想一時風流賢達豈可復夢見哉得所惠書詞章溫雅旨趣近道庶幾昔人三復甚喜獨恨所稱道過當舉非其實想由相愛之深不覺云耳自是可略之也久不得貢父翁書因家信略爲道意無緣面言臨紙惘惘

又

向示非國語論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爲書尔所示甚善柳子之學大約以禮樂爲虛器以天人爲不相知云云雖多皆此類尔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君正之大善至於時令斷刑正符四維之類皆非是前書

東坡全集卷之二十一
論之稍詳今冗迫粗陳其略須見乃盡言然迂學遠
世不敢自是因君意合偶復云尔

又

所示徐君爲朝中知之者亦衆不肖固嘗愛仰然老
朽無狀豈能爲之增重向者亦獲從諸公之後時掛
一名以發揚遺士而近者不許連名此事便不繼然
所示亦當在心有問焉固當以此告也

又

疊辱臨顧感忤無量錄示神告得聞前人偉績固後
生之幸然事體不小未敢輒作文字非面莫究也

又

十論十二說已一再讀矣不獨嘆文字之美亦以見
存誠求道之至也科舉數不利想各有時箕裘不廢
半年可必也曾過江游寒溪西山否見友人王文甫
兄弟爲致意近有書必達之矣

與徐司封

適辱車騎寵存感忤無窮往來尊體佳勝某與陳君
略出至安國遂覺拙疾稍作欲告明日少休後日恭
與盛集可否無狀慚負多矣幸甚

答朱康叔

酷暑不可過百事墮廢稍疎上問想不深訝比晨想
尊體佳勝別來過郡承賜教及惠新酒到此如新出
甕極爲珍奇感愧不可言因與一二佳士會同飲盛
德也秋熱更望保練行膺峻陟

又

已遷居江上臨臯甚清曠風晨月夕杖屨野步酌江
水飲之皆公城下之餘波想味風義以慰孤寂尋得
去年六月所寫詩一軸寄去以爲一笑

又

疊蒙寄惠酒醋麵等一一收檢愧荷不可言不得即
時裁謝想仁明必能恕察老媳婦得疾初不輕今已
安矣不煩留念食隔已納武昌吳尉處矣適少冗不
敢稽留來使少間別奉狀次

又

見天覺書中言當世云馮君有一學服朱砂法甚奇
惟康叔可以得之不知曾得未若果得不知能見傳
否想於不肖不惜也

又

今日偶讀國史補見杜羔一事頗與公相類嗟嘆不
足故書以奉寄然幸勿示人恐有嫌者江令乃尔深

東坡先生集卷之六十一
可罪然猶望公憐其才短不逮而已屢有干瀆蒙不
怪幸甚幸甚章憲今日恐到此知之

又

近日隨例紛冗有疎上問不審起居何如兩日來武
昌如聞公在告何也豈尊候少不佳乎未由躬問左
右但有馳系冬深寒澁尤宜慎密

又

夫覺出藍之作本以爲公家寶而公乃輕以與人趙
牧藏以光篋笥然尋常不揆輒以亂道塵獻想公亦
隨手將與人耳呵呵

又

與可舡旦夕到此爲之泫然想公亦尔也到此酒
他住五七日恐知之前曾錄國史補一紙不知到否
因書畧示諭蒙寄惠生煮酒四器正濟所乏極爲珍
感生酒暑中不易調停極佳然閔仲叔不以口腹累
人每蒙公惠念遠致珍物勞人重費豈不肖所安耶
所問菱翠至今虛位雲乃權發遣耳何足掛齒牙呵
呵馮君方想如所諭極煩留念又蒙惠示秘訣何以
當此寒月得暇當試之天覺亦不得書此公信意簡
率乃其常未可以疎數爲厚薄也酒法是用菰豆爲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九
麴者耶亦曾見說來不曾錄得也如果佳錄示幸幸
鱗鮓極瑯極瑯

荅湖守滕達道

屢枉專使感怍無量兼審比來尊體勝常以慰下懷
某近絕清健見教如元素黜罷近薄有所悟遂絕此
事仍不復念萬一知此中有無量樂回顧未絕乃無
量苦辱公厚念故盡以奉聞也晚境若不打撲此事
則大錯雖二十四州鉄打不就矣旣欲發一笑且
少補左右尔不罪不罪

又

公解印入覲當過岐亭故縣預以書見約輕騎走見
極不難慎勿枉道見過想深識此意乍冷萬乞自重

又

某閑廢不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恐了却論語書
易舍弟亦了却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之
誤粗有益於世瞋目無憾又往往自笑不會取快活
豈是措大餘業聞令子手筆甚高見其寫字想見其
人超然者也

又

知前事尚未已言旣非實終當別白但目前紛紛衆

所共歡也然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非意之來
正煩理遣尔若緣此得暫休逸乃公之雅意也黃當
江路過往不絕語言之間人情難測不若稱病不見
為良計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西事得其詳乎
雖廢棄未忘為國家慮也此信的可示其略否書不
能盡區區

又

忽復中夏永日杜門思仰無窮比來起居何如張奉
議來稍獲聞問甚慰所望府第已成雄冠荆楚足使
來者想見公之風度無緣一寓目但有企想

答陳季常

侯馬鋪行奉書未達間領來誨具審起居佳勝至慰
至慰荅京洛書過當過當此何足稱先生篤於風義
至自割瘦脰以啖我可謂至矣然以化不為鷺鷥者
則恐未能也彼不相知者視僕之饑飽如觀越人之
肥瘠耳雖象亦未易化也鄉諺有云缺口鑷子者公
識之乎想當拊掌絕倒知過節入州甚幸未聞萬萬
白重缺口鑷子者取一毛不
拔也恐未嘗聞故及

又

別後凡四辱書一一領厚意具審起居佳勝為慰又

東坡先生集卷之六
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
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
耳公無多柰我何呵呵所要謝章寄去聞車馬早晚
北來恐此書到日已在道矣故不敢縷覩

又

置中疊辱手示并惠果羞感愧增極酒隱堂詩當塗
中杼思不敢草草作公是大檀越豈復持牌也一笑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六十七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六十八

小簡

與錢世雄

黃州

久不奉書益無便亦懶怠之罪未審訝否比日起居
何如其與賤累如常曾託施宣德附書及遺教經跋
尾必達也吳江官况如何僚有佳士否垂虹聞已復
舊信否旅寓不覺歲復盡江上久居亦可樂但終未
有少田生事漂浮無根爾兒子明年二月赴德興人
口漸少當稍息肩餘無可慮會合何時萬萬自愛因
便往三衢奉望

答任德翁

自蒲老行後一向冗懶不作書子姪來領手教感愧無量仍審尊體佳勝爲慰昆仲首捷聞之欣快起我衰病矣當遂冠天下士蔡州未足云也陳季常歸又得聞動止之詳小四乃能爾師中不歿矣此間凡事可問小大更不覩縷未期會晤萬萬自愛

與周主簿

罪廢衰朽過辱臨顧增愧汗也晚來起居佳勝甚欲請謝巾褐草野不敢造門幸加矜恕

與知郡朝散

前日辱屈降業已不出無緣造謝信宿尊體萬福筠州茶芽少許漫納上并利心肺藥方拜呈范醫昨呼與語本學之外又通星曆甚可佳也

與文郎

不審荼毒以來氣力何似變故如昨兩易晦朔追慕無窮柰何柰何中前人還辱書重增哽噎吾親孝誠深篤若不少節哀摧惟意所及不以後事爲念何以作慰堂上之心惟萬萬寬中強食

與楊元素

近兩辱手教以多病不卽裁謝愧悚殊深比日伏惟

履茲溽暑台候清勝某病後百事灰心無復世樂然
內外廓然皆獲輕安何時瞻奉畧道所以然者未間
伏惟爲時自重

又

涉暑疲倦書問稍缺愧仰無量比日起居勝常近領
手誨承小疾盡去禮貌體力加健此大慶也更望倍
加保裔側聽嚴召以慰輿論

又

承令弟見訪岸下無泊處又苦風雨匆匆解去至今
不足示諭田事方憂見罪乃蒙留念如此感幸不可

言某都不知彼中事但公意所可無不便者軍屯之
東三百石者便爲下狀甚佳李教授之兄又云官務
相近有一莊大佳此彭寺丞見報亦閑與問看今日
章質夫之子過此已託於舟中載二百千省上納到
乞與留下果蒙公見念今有歸老之資異日公爲蒼
生復起當却爲公葺治田園以報今日之賜也適新
舊守到發冗甚不一一

又

示諭秀才唐君許爲留念兼令幹人久遠幹之幸甚
幸甚其未能去此間更無人可以往幹必須至奉煩

唐君也未嘗相識便蒙開許必以元素之故也深欲作書爲謝適冗甚非久數附問且乞道區區天覺彭寺丞皆蒙書示亦未及奉望敢乞致下懇

又

通中領手教伏審台候勝常爲慰某凡百如舊近又大需庶得歸農乎公決起典郡無疑也近嘉州魏秀才兄弟行附手問不審得達否歲行盡伏冀順時爲人自重

又

筆凍寫不成字不罪不罪舍弟近得書無恙不知去幾里但通中書湏半月乃至也奇方承錄示感戴不可言固當珍秘也近一相識錄得明公所編本事曲子足廣奇聞以爲閑居之鼓吹也然切謂宜更廣之但囑知識間令各記所聞卽所載日益廣矣輒獻三事更乞揀擇傳到百四十許曲不知傳得足否

又

近於城中葺一荒園子種菜果以自娛陳季常者近在州界百四十里住時復往來伯誠親弟近問之云不曾叅拜其人甚奇時得其一詞以助本事

又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四
承示喻定襄胡家田公與唐彥議之必無遺策小子
坐享成熟知幸知幸近答唐君書并和紅字韻詩必
皆達矣胡田先佃後買所謂抱橋澡浴把攬放舡也
呵呵凡事既不免干瀆左右乞一面裁之不須問某
也尚有二百千省若須使乞示喻求便附去見陳季
常慥云京師見任郎中其之子欲買荆南頭湖莊子
去府五六十里有田四五百來石厥直六百千先只要二百來千餘
可迤邐還不知信否又見樂宣德言此田甚好但稅
稍重告爲問看彭寺丞之流近日更不敢託他也免
亂尊聽負荆不了也

答上官長官

專人至辱書及詩文二冊捧領驚喜莫知所從得伏
觀書詞博雅純健有味其言次觀古律詩用思深妙
有意於古作者卒讀莊子論筆勢浩然所寄深矣非
淺學所能到自惟無狀罪戾汨沒不緣半面獲此三
貺幸甚幸甚老謬荒廢不近筆硯忽已數年顧視索
然無以爲報但藏之巾笥永以爲好而已適病中人
還草率

又

詩編多寫洞庭君山境物讀之超然神馳於彼矣見

教作詩既才思拙陋又多難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年矣所居臨大江望武昌諸山如咫尺時復葉舟縱游其間風雨雲月陰晴早暮態狀千萬恨無一語畧寫其彷彿耳會面未由惟萬萬以時珍重何時美觴當一過我耶

與人

示喻燕子樓記某與公契義如此豈復有所惜況得託附老兄與此勝景豈非不肖之幸但困蹟之甚出口落筆爲見憎者所箋注兒子自京師歸言之詳意謂不如牢閉口莫把筆庶几免矣雖託云向前作好事者豈論前後卽異日稍出災厄不甚爲人所憎當爲公作耳千萬哀察

與巢元修

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東坡荒廢春筍漸老餅餤已入末限聞此當俟駕耶老兄別後想健某五七日來苦壅嗽殊甚飲食語言殆廢矧有樂事今日漸佳近日牢城失火燒蕩十九雪堂亦危潘家皆奔避堂中飛焰已燎簷矣幸而先生兩軀無恙四栢亦吐芽矣

與千乘姪

念二秀才別來又復春深相念不去心邁自北還得
手書及見數詩慰喜不可言日月不居奄已除服哀
念忽忽如何可言久不得鄉書想諸叔已下各安子
明微累想兌矣因書略報大舅書中甚相稱更在勉
力副尊長意家門凋落逝者不可復如老叔固已無
望而子明子由亦已潦倒頭顱可知正望姪輩振起
耳念此可不加意末由會合千萬自愛

與蒲傳正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
錢使欲老弟苦勸公卑意亦深以爲然歸老之計

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粗杜門絕
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脩不
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
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以鄙言爲然且看
公亡甥面少留意也

與子明兄

兄才氣何適不可而數滯留蜀中此固必免衝替何
似一入來寄家荆南單騎入京因帶少物來遂謀江
淮一住計亦是一策軾思之他日子孫應舉游宦皆
便也弟亦欲如此但先人坟墓無人照管又不忍與

子由作兩處兄自有三哥一房鄉居莫可作此策否
又只恐亦不忍與三哥作兩處也吾兄弟俱老矣當
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
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卽天壤之內山川草
木虫魚之類皆是供吾家之樂事也如何如何記得
應舉時見兄能謳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人唱爲作
詞近作得歸去來引一首寄呈請歌之送長安君一
覽呵呵醉中不罪

與子安兄

近於城中得荒地十數畝躬耕其中作草屋數間謂

之東坡雪堂種蔬菜果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爲
一笑爲書角太遠路恐被拆更不作四小哥二哥及
諸親之書各爲致下懇巢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
虎風節愈堅師授某兩小兒極嚴常親自煮豬頭灌
血睛作姜豉菜羹宛有大安滋味此書到日相次歲
猪鳴矣老兄嫂團坐火爐頭環列兒女坟墓咫尺親
眷滿目便是人間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可轉此紙
呈子明也近覲獲先伯父親寫謝蔣希魯及弟啓一
通躬親標背題跋寄與念二令寄還二哥因書問
取

東坡先生集卷之六十八
與王元直

黃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卽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每見一邸報須教人不欲得罪方朝廷綜覈名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况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但猶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衆丈楊宗文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吃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庵忽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答佛印禪師

歸宗化主來辱書方欲裁謝栖賢近處又領手字眷與益勤感忤無量數日大熱猶想小間方適清和法體安穩雲居事迹已領冠世絕境大士所廬已難下筆而龍君筆勢已自超然老拙何以加之幸少寬假使得款曲杼思也昔人一涉世事便爲山靈勒回俗駕今僕蒙犯塵垢垂三十年困而後知返豈敢便點澗名山而山中高人皆未相識而迎許之何以得此豈非宿緣也哉

又

收得美石數百枚戲作怪石供一篇以發一笑開却
此例山中齋粥今後何憂想復大笑也有野人於墓
中得銅盆一枚買得以盛怪石并送上結緣也

答圓通秀禪師

聞名之久而得之詳莫如魯直亦如所諭也自惟潦
倒遲暮五十終不聞道區區持其所有欲以求合於
世且不可得而況世外之人想望而不之見耶不謂
遠枉音問推予過當豈非醫門多疾息黥補劓特有
良藥乎未脫罪籍身非我有無緣頂謁山門異日聖
恩許歸田里當畢此意也

答寶月大師

近通中兩奉書必達新歲想法體康勝無緣集會
望可量屢要經歲碑本以近日斷作文字不欲作既
遠書丁寧又悟清日夜煎督遂與作得寄去如不嫌
罪廢卽請入石碑額見今悟清持書往安州干勝元
發大字不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欄界只鐫書字一
味已有大字額向下小字但直寫文詞更不須寫大
歲經碑一行及撰人寫人姓名卽古雅不俗切祝切
祝又有小字行書一本若有工夫更入一小橫石亦
佳黃州無一物可充信建茶一角子勿訝塵光餘惟

萬萬保練適允中清師行奉望草草

又

此間諸事但問清師卽詳也清又游禮練事多能可喜可喜海惠及隆大師各計安勝每念鄉舍神爽飛去然近來頗常齋居養氣自覺神疑身輕它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屨尚可放浪於岷峨間也知吾兄亦清健髮不白更請自愛晚歲爲道侶也餘附清師口陳此不覩縷

又

有吳道子絹上畫釋迦佛一軸雖頗損爛然妙迹如生意欲送院中供養如欲得之請示一書卽爲作記并求的便附去可裝在板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畫與前來菩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耳

答趙昶晦之

性喜寫字而怕作書親知書問動盈篋笥而終歲不答對之太息而已乃知剖符南徼賢者處之固不擇遠近劇易矧風土舊諳習而兵興多事適足以發明利器但恨愚暗何時復得扳接耳

又

南事方興計貴郡亦非靜處長者固自有處之矣聞

廟畧必欲郡縣荒服就使必克正是添一熙河屯守
餽餉中原無復寧歲况其不然憂患未易言也履險
涉難可以濟者其惟邁德寡怨之君子乎

又

示諭處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耳與鹿豕木
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舊收得蜀人蒲永昇山
水四軸亦近歲名筆其人已亡矣聊致齋間不罪免
責勝旣美風土又少訴訟優游卒歲又復何求其亦
甚樂此安土忘懷如一黃人元不出仕而已

又

久不奉狀懶慢之過遠辱信使慙愧交懷承被命再
任遠徼不足久留賢者然彼人受賜多矣晦之風績
素聞使者交章佇聞進擢以爲交游故人寵光

與蹇序辰

欲一奉見豈徒然哉深有所欲陳者而竟不遂可勝
嘆耶子由在部下幸甚但去替不遠耳輒有一書及
少信煩從吏甚不當爾恃眷必不深責季常可勸之
一起深欲圖其見坐處也一喙

又

前日已奉書昨日食後垂欲上馬赴約忽見婦眩倒

不知人者父之救療至今雖稍愈尚昏昏也小兒輩未更事義難捨去遂成失信想仁明必恕其不得已也然負愧深矣乍煖起居何如閒廢之人徑往一見謂必得之乃爾齟齬人事真不可必也後會何可復期惟萬萬爲國自重

又

江上一別今歲餘矣不謂尚蒙存記三書見及感愧不可言衡涉薄寒起居佳安甚慰所望承奉使江表鄉間之末亦切以爲寵但罪廢之餘不可復自比數故舊書詞過重只益惶悚旦夕欲遂一見惟冀順候

自重

又

不得一見而別私情甚不足人常蔽於安佚而達於憂患願深照此理况美才令聞豈久棄者耶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六十八終

東坡先生夕集

卷之六十八

十三

